



人民文豪鲁迅

平心著

人民文豪鲁迅

平心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辽民

人民文豪鲁迅

平 心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4 字数 153,000

1981年7月新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300册

书号：10078·3281 定价：0.68元



魯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

二一四四號

上海



作 者 像



左上：一九四一年初版书影，题为《论鲁迅的思想》

右上：一九四六年重版书影



右下：一九五六年重版书影

序

《人民文豪鲁迅》，是迄今为止少数的几部全面地系统地研究鲁迅的专著之一。此书自一九四一年出版以来，曾经数次重印，深得广大读者的赞扬和学术界的重视。我过去因为在抗日根据地工作，没有读过这本书。这次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此书又将重印。平心同志夫人胡毓秀同志要我为新印本写一篇“序”，为了纪念鲁迅，为了纪念本书作者，我都义不容辞。我把原书细读了一遍，感到确是一本好书，现在重印出来，不仅对于继续深入地研究鲁迅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对于帮助青年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沿着鲁迅的方向，为实现“四化”，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勇前进，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作者平心同志，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他青年时代，即在“上海大学”瞿秋白等同志的熏陶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治学严谨，学识广博。他对政治、历史、经济各门学科，都有专著，都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作出了贡献。《人民文豪鲁迅》这本著作，是他的五十多部各种专著中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两部著作中的一部；另一部是《中国近代史》。

《人民文豪鲁迅》这部著作，虽然是四篇论文结集起来的，但在内容上是连贯的，在立场方法上是一致的，贯穿着历史唯物

主义这根红线。因此，看起来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我认为，本书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重视，特别是值得研究鲁迅的同志们的重视。

第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没有空话。平心同志反对对鲁迅作抽象的评价。他说：“研究鲁迅……割断鲁迅思想和世界的联系固然是浅薄而荒唐，一味按照一般的公式对鲁迅思想作抽象的评价也是浮泛而不实的”（第一章第一节《引言》）。作者熟读鲁迅作品，每个论点，都是作者从对鲁迅作品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分析而引伸出来的。这种科学态度，不仅研究鲁迅，对于研究任何问题特别是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都是完全必要的。不顾历史事实，不掌握和研究历史人物的全部材料（包括言论和行动），而无根据地乱加褒贬，或随政治空气的变化而定调子，或抓住片言只语而武断地给人下定论，都是反科学的。同时，只有事实的罗列而不进行科学分析，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为了他们的反革命需要，颠倒历史，歪曲史实，什么法家儒家，乱贴标签，给历史研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至今犹待肃清。

第二，抓住了鲁迅思想的本质。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主要是把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来研究评价。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思想是指导行动的。不管鲁迅的文章或革命的实践活动，都受着他的思想所支配。当然，他的思想也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只有研究鲁迅思想，认识鲁迅思想的本质，才能真正了解鲁迅的伟大，才能从鲁迅研究中真正受到教益。作者说：“不了解这个巨人（鲁迅）的思想，就无法了解他的艺术，也就无法了解他给予时代的影响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附录：《思想家的鲁迅》第一节）。鲁迅思想的本质是什

么呢？这就是：鲁迅始终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抓住这一思想本质，从各方面加以阐述和发挥。作者说：“他（鲁迅）始终是离开了个人的利益与小圈子的好恶，为人民大众喊出了不灭的呼声”（《一九四六年《重刊献辞》》）。“鲁迅是旧社会无畏的诅咒者，也是新社会的伟大的预言者和讴歌者”（《一九五六年重印题记》）。“什么是使鲁迅能够肩负起大众导师的任务的主观力量呢？这就是他的不断把握现实、深入现实和变革现实的求真精神和战斗要求，这就是他的始终一贯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第一章第二节《鲁迅的战斗现实主义的根源》）。这些论断，基本上抓住了和概括了鲁迅思想的本质。鲁迅的一生，从他开始求学直至逝世，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立场和抱负，从未动摇过。特别是在他的晚年，立场更坚定，斗志更顽强。他明白地宣称：与先进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鲁迅毫不犹豫地举起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用他的笔同国内外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鲁迅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余年了。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但鲁迅思想是不朽的，仍是今天青年文艺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他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一边，站在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一边并为之献身的精神，仍是今天青年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鲁迅思想，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阶段，仍是鼓舞青年，指引青年前进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第三，不是割断历史，而是把鲁迅的言论行动、鲁迅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研究。平心同志，热爱鲁迅，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并不迷信鲁迅。他不是把鲁迅看成天生的“圣人”，或把鲁迅思想当成自发的东西，而是把鲁迅思想放在一定的历

史条件下研究分析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鲁迅思想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作者说：“正因为鲁迅思想是社会历史转变的反映，所以必须拿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来说明鲁迅思想的源流与发展”（附录：《思想家的鲁迅》，第二节）。作者把鲁迅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约从他的求学时代到‘五四’以前”，即“辛亥革命”前后；第二个时期，“约从‘五四’时代到大革命前后”，即五四运动前后；第三个时期，“约从大革命失败后到病死之前”，即十年内战时期。这三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辛亥革命前后，是由康有为、谭嗣同等领导的以“君主立宪”为主要内容的“维新运动”转入到孙中山领导的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主要内容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五四运动前后，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到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标帜，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则是国民党实行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投降政策和共产党单独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日益深入发展的时期。鲁迅思想的发展，无不打上中国社会发展的烙印。他由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国际主义者，由进化论转变为唯物论，也只有从他所处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找出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源。由于鲁迅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抱着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崇高目的，因而在各个时期的复杂斗争中，都能面对现实，明辨是非，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前进。鲁迅思想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产物和反映，反过来又在一定范围内起着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人民文豪鲁迅》这本著作，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触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不能作详细介绍，请读者自己去阅读领会。

平心同志，在三十年代就是一位知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全国解放后，他任教华东师范大学，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一九六二年我到上海工作，虽然同他见过几次面，却未同他深谈过。不幸的是这样一位全国著名的学者和教授，竟在十年浩劫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了。在这里，我谨向平心同志致以深切的哀悼。平心同志逝世了，但平心同志的著作将会留传下来。平心同志的为人，平心同志的学术思想，中国人民定会作出正确的评价。

夏 征 农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前 言

平心同志关于鲁迅思想研究的专著《人民文豪鲁迅》，现在又同广大读者重新见面了。距一九五六年那次重版，其间相隔了二十五年。因此，这些年来，此书不容易找到了。不少读者，尤其是从事鲁迅研究的同志们，都热切地希望和建议将这一专著重版。这种真诚的愿望和实际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多读者和文化界的朋友都认为，这是系统地论述鲁迅思想的发展和特点的第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我知道，为了写这部专著，平心确实是呕了心血的。他自己也很喜爱这部著作，自认为从事著述的四十多年以来，在所出版的五十多部专著和四五百篇论文中，感到比较满意的，正是这部《人民文豪鲁迅》和另一部《中国近代史》。

从事鲁迅思想的研究，平心是比较早的，而写成这方面的专论和专书，则是从鲁迅逝世二周年前后，为“鲁迅思想座谈会”执笔写成的《思想家的鲁迅》一文开始，其后继续写了《论鲁迅的思想》即《人民文豪鲁迅》这部专著，初版于上海“孤岛”、时为一九四一年三月，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六年再版，解放后又于一九五六年重版。老解放区也曾加以翻印。其销行之广和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其实，它自从以论文形式先后发表于《民族公论》和《求知文丛》，以及成书以来，一直在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引

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王任叔(巴人)同志把《思想家的鲁迅》一文视为“压卷”之作，认为《人民文豪鲁迅》一书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许广平同志则在介绍阅读鲁迅著作的参考书时，把平心这部著作列为第一部必读之作。这些赞誉，无疑是对平心的极大的鼓舞。

平心是个严于律己和治学谨严的人，他不会满足于此，对于自己的著作，总是不惜花许多时间与精力，一再校改，以求完善，要求经得起客观的社会实践的检验。这是他一生所坚持的认真的科学研究的态度。这本《人民文豪鲁迅》也是这样。这次重版，由他生前友好卢豫冬同志认真校读了从《民族公论》和《求知文丛》作为论文连续发表，及其后辑成专书以来的几个版本，从中可看到平心当日细心校改的轨迹。例如，最初发表在《民族公论》上的《思想家的鲁迅》一文，原来只分两节：一为《怎样研究鲁迅的思想》，二为《鲁迅思想的发展诸阶段》。初版时，第一节标题改了，改为《怎样研究鲁迅思想的发展》。第二节则再分为两节，其前一部分，仍作为第二节，标题改为《从清末直到大革命以前的鲁迅思想》；后一部分作了较大的补充改写，标题为《鲁迅晚年的思想》。经这一改，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鲁迅后期的思想影响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更加清楚了。又如，最初作为论文发表于《求知文丛》，随后收入书中作为第三章的《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鲁迅》一文，其中“民族主义者”一词，显然是用得不够确切的，所以再版时就订正了，改为“爱国主义者”。这样，就准确多了。由此可见，平心对这书是一丝不苟地经过反复琢磨的。现在这书再次重版，平心已去世了，不能亲自校改了。为了尊重他的劳作，作为历史性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只能按照他生前最后一次校订重印。至于这书著述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平心在鲁迅思想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豫冬同志在后记中已有所

阐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平心学习鲁迅,研究鲁迅,象鲁迅那样忠耿为人,严谨治学,坚持真理,爱憎分明。他能从鲁迅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同形形色色的敌人作斗争,并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韧性的战斗,在关键时刻,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敢于挺身而出,同敌人作殊死战。在十年动乱中,他就是这样同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作殊死搏斗的。

平心原名李圣悦,又名李鼎声,一九〇七年生于江西南昌。平心这笔名,是他的亲密战友邹韬奋同志赠给他的。他于十八岁的时候,来到上海,就读于党所办的上海大学。受到瞿秋白同志的亲切教诲。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过蒋光慈(光赤)、钱杏邨(阿英)等同志组织的“太阳社”。一九三〇年七八月间,由恽代英同志推荐,在党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工作,曾代为起草《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苏维埃选举法》等文件,送到中央苏区去。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林育南同志等的亲切关怀教导下,平心在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获得了正确的方向和较快的进步。后来虽然失了党的组织关系,仍然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及抗日救国运动;抗战胜利后,与许广平、周建人、马叙伦、赵朴初等同志组成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对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支持党领导全国人民起来进行解放战争,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新中国建立后,他初在《文汇报》任编辑,后转到华东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一九五五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平心同志用马列主义观点连续写了十篇论生产力的文章,曾遭受到“左”的错误思潮的围攻。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四人帮”企图利用评《海瑞罢官》来构陷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平心看穿了这伙黑帮的篡党夺权、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的阴谋，站出来同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以严肃的科学态度，连续发表了《漫谈清官》、《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等文章，痛斥他们这一伙是“别有用心的新黑帮分子同老黑帮分子渊源相接，血统相承”，打中了姚文元父子的要害。因此，他与周予同、周谷城同志等三位著名史学家一道，被这些黑帮打成所谓“上海三家村”，受到残酷的迫害，终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含冤逝世。死时正是笔健神旺、大有可为的五十九岁。“四人帮”一伙被粉碎后，平心同志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是真理和正义的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在党的关怀下，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倡议组成的《平心文集》编委会，已于一九八〇年二月在沪成立，着手整理、编集、校订他的遗著，其中《论生产力问题》和《人民文豪鲁迅》这两本专著，先行出版，其余著作，也将陆续出版。此书得以重版，是承夏征农、丁景唐、王元化、卢豫冬等同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夏老以高龄且带病为此书写了《序言》，对作者作了高度评价。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胡 毓 秀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于上海

附注：《论生产力问题》一书，已于一九八〇年九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为《平心文集》之一；《人民文豪鲁迅》列为《平心文集》之二。

一九五六年重印题记

这部书是由几篇有连续性的论文组成，陆续写作于一九三八——四〇年间，曾在上海《公论丛书》和《求知文丛》先后发表过。一九四一年由上海长风书店以《论鲁迅的思想》的书名印成单行本。一九四六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改名《人民文豪鲁迅》重版。后来在老解放区出过翻印本。日子快得惊人，现在距离本书最初写作的时期转眼已经有十七、八年了。

当本书以论文形式在刊物上连续发表时，民主力量和反民主逆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剧烈的斗争，美、英帝国主义一面加厉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摩擦，一面助长着国民党反人民的凶焰，这就使得抗日战争呈现非常复杂的形势。客观的斗争推移不能不强烈反映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阵地上。为了配合上海地下刊物的宣传需要，我的论文也多少带有些鼓动色彩与战斗激情，好多地方的写法简直近于政论。由于主编刊物的王任叔、梅益等同志的大力催稿，连载的文章始终未曾脱期。但因为出于急就，在写作上不免有些粗疏，有些问题不暇作细致的分析，文字也欠推敲；而当时我的理论水平更限制了对鲁迅思想的全面理解。

应当声明，这本书中有些论点并不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例如作为附录的《思想家的鲁迅》就是依据一九三八年一次座谈会

上的各家发言由我执笔写成，发表在《公论丛书》，当时用的笔名是“鲁座”，即是鲁迅思想座谈会的简称。

鲁迅是旧社会的无畏的诅咒者和鞭挞者，也是新社会的伟大的预言者和讴歌者，正如我在一九四六年本书《重刊献辞》中所说：“无数战士在他的画笔下看出了旧中国死灭之前的绝望，也看出了新中国必然胜利的希望。用新生的希望抗击老衰的绝望，这就是中国人民求生的道路。”这本书主要就是按照这个看法仓促写成的。当时在万箭齐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阵地上尽一矢之力，向逞凶肆虐的鬼魅射去，无疑受到了鲁迅思想的照耀和鼓舞，虽然在后面策划指挥的还有更大的力量在。

正因为这本书受到过十多年前暴风雨的洗礼，“在揭露和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王任叔同志来信语），所以共过战斗的朋友们认为在今天还可以重印一下。

在此次重版之前，我本来打算将全书作一番修改，但是由于脑病频发，工作繁杂，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有的朋友认为修改十多年前的旧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弄得不好，可能使得前后笔路显得很不调和。这意见确实打动了，无意中给我找到了原谅自己疏略的一个借口。因此除了删掉两处冗文和改动几个名词，校正一些错字外，这本书差不多还是照老样子重印出来。

至于本书不先不后，刚刚在此时重印，理由是用不到多说的。翻一翻日历，十月十九日又快要到了，而今年的十月十九日和二十年前的绝大不同处我们在各方面都灼然觉察到。因此在本书快要重版的日子，沉重的回忆也压抑不住我的无言的欢愉。

平 心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